

我 姐

姐家杀猪了，姐让我们回乡吃猪肉。姐似乎只有这个时候才会理直气壮地打来电话：“来吧！杀猪了，来吃猪肉！”平常日子姐很少打电话，没什么事儿打什么电话呢？说啥啊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观点。所以她一打电话肯定有事儿了，事儿呢，多半是缺钱。

明里暗里，我和哥不少给她钱，姐从来就没张罗过还，其实我们也没打算要，姐缺钱的时候，会急得满嘴起大泡。急解了，她就什么都忘了。

姐没上过几年学，就读到小学四年级吧，姐上学的时候学习不好，姐对父亲说不想上学时，父亲低着头摆弄着手里的烟卷儿，没有太过坚持，只是说了一句家长们都会说的话：别说不供你，我可不想受埋怨。姐说是我自己不想上的，长大了不赖你。

姐能干，全乡都出名。十五岁的姐能放全屯子的猪。姐手巧，十五岁能做全家的鞋、棉衣。十五岁的姐常常在油灯下替我缝开裆的棉裤，末了还不忘向父亲告状：看你老姑娘淘的，比小子还淘。

穷人家养不住十八岁的姑娘。十八岁的姐因为家里穷，因为能干，媒人频频上门。最先惦记姐的是我们的亲姑姑。姑姑家的二表哥是个老实汉子。人老实大劲儿了就是虎，姑姑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理，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到我们家劝姐。

姐坚决不同意，后来因为这事儿，我们和姑姑几乎成了路人，几年前她过世时，她的儿女都没打电话予我们。老人们常说：“姨娘亲不算亲，姨娘死了断了亲。姑姑亲辈儿亲，姑姑死了连着筋。”我们和姑姑，还是断了筋。

姐第一次相亲的人，就是我现在的姐夫，一个老实巴交的半拉木匠。半拉木匠只会会做一些简单的木匠活儿，给东家做一个院门儿，给西家打个板凳而已。乡里乡亲的，工钱自然不要，又不是给炕柜画牡丹画画眉的活儿，咋好意思收钱呢？喝点小酒算是一天忙活下来的报酬了。久而久之，二十多岁的小木匠，练成了大酒包，尿出来的尿，都有三十八度。

姐结婚的时候美其名曰为“旅游结婚”。去的地方是离我们乡距离很近的大安县。结婚之前，姐和姐夫没说过几句话，只是在农村人很看重的节日里，姐夫骑着自行车来接姐去他们家住上两天，完全是形式。姐和姐夫从大安回来的那天，姐二十岁。

姐婚后第二年便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长得很好看，像姐。姐一直想生一个闺女，可四年之后，生出来的还是个儿子。如今，姐的大儿子娶了媳妇，媳妇给姐生了大孙子。姐的儿媳秋是个好孩子，秋在母亲节那天，给姐买了衣裳。

姐问：多少钱啊，三十块钱吧？
秋答：一百块呢！
姐说：啥玩意儿，黢黑的，不咋稀罕。
秋说：妈，穿吧，挺好看的。
姐打结婚起，饥荒就和她成了伴儿。什么时候问什么时候有。我和哥每次去她家，通常进门屁股刚挨炕哥就问：还有多少钱饥荒啊？姐答，哥就掏钱包，并说现在就给人家送去。末了哥还不放心地问：没了吧，这回没饥荒了吧？

只有得到姐的“没了”这句话，哥的心才能放进肚里。姐的孙子出生时，我说，今年过年你们家又添了一口人，得了个大孙子，真该高兴啊！姐说：有啥用？能指上咋地。

我说：你晚上多起来几回，帮你儿媳妇照看看孩子。姐说：人家能信着我么？我可不整，好了赖了的。
我说：炕多烧点火，别冻着孩子。姐说：皮实点儿更好，小小子不能热着了。

我说一句，姐十句等着。
前些年，我的酒店开张，给姐打去电话。姐说要来刷碗，我说好啊，你也能好好经营管后厨，能省不少。姐说：别人糊弄你，我能糊弄你么？

一句话，距离一条长江。

姐来店，很少说话。或许是她的孩子们告诫她到我老姨那儿要少说话了吧！姐闲下来的时候，会到对面的公园走走看看。看着她的背影，我常想：不说话的姐陌生了，姐姐的世界，也有思念的人么？

那一年，姐的一根手指不小心被四轮子铰掉一节，骨头都露出来了，自己跑去七厂处理，大夫也是个庸医，包上就不管了，其实应该缝合。疼得受不了的姐姐晚上打来电话。电话一摞，我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掉，怎么擦也擦不过来，后来索性放声大哭，那一刻起，我明白了什么叫手足。

姐能干，却还是穷。其实就是应了那句父亲常说的活：吃不穷，穿不穷，算计不到一辈子穷。别人家一垧地能卖五千块，她们家二千都卖不到。别人家的苞米能长大半尺，她家的将巴半尺。别人家的黄豆是圆的，她们家的黄豆是扁的。

姐的两个儿子，一个比一个有出息，儿媳妇也懂得得让人心疼。别人都说，你姐傻人有傻命啊，其实我知道姐不傻，姐只是书读得少，姐只是闭塞。

我嘴黑，看到姐就想说她，说完了又后悔，可下次看不顺眼了还会说。

姐病了，从来不找自己的两个儿子，只找我和哥。姐来城里看病，不管你花多少钱，买多少药，住不住院，反正我就是来了，你不能不管我，钱的事儿，别找我，找我我也没带。

最近一次，姐来看病。哥问我花多少钱，我没告诉他。哥打电话问姐，姐说“我不知道哇！”哥在微信里和我学，我们彼此会意，哈哈大笑。

姐长得好看，眼睛大且亮。姐的眼睛和心灵，就像家乡夜空中的星星，纯净而简单。



青梅，原名张淑玲，蒙古族，黑龙江省肇源县人，现任《大庆晚报》、掌尚大庆编辑。

白杨树下

张 猛

这是钢筋水泥从林中一个极其平凡的小区。

几栋老气横秋的旧楼，斑驳黯淡，伫立在时光深处。院里有个园子，廊亭、短墙、花木围成一圈，是闹市中的净土。高处几棵白杨，枝叶纵横，遮天蔽日。树下倚墙一角，有堆叠放整齐的木头，常见一个穿着随便的老人在此做木工活，斧锯刨锤，一应俱全，还有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小工具，都装在白色塑料编织筐里。老人是退休教师，白杨树下是他的露天工作室，木工是他玩了一辈子的副业。

我上班早出晚归，偶尔在黄昏时看见他一个人在大树下俯身垂首，推推刨刨，敲敲打打。走上前，就有缥缈的木头香气飘来，丝丝缕缕，仿佛置身于遥远的林海。忍不住捧起一块，像狗一样扇动鼻子，使劲闻，全世界都安静下来。

他的活有些是邻居们赐予的。张三打个板凳，李四做块面板，无论是谁，只要张

嘴，他都有求必应，从不厌烦。儿子结婚时家里装修，找来专业木工，他不想用那么多靠气吹出的钉子，也不想用那么多闻着就想吐的胶水。木工说，你家这活我干不了，转身就走。他一生气，自己忙乎仨月，一根钉子没用，木工活干完了。儿子住了些天，觉得不潮，就搬到装修时髦的高层去了。

我们陪读的出租屋一侧把大山，阳台木门松松垮垮，一入秋冷风就从门缝钻进来，我担心紧随其后的寒冬，就鼓起勇气求他帮忙。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，拎着小白筐就跟我上楼，把门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打量一番，像个望闻问切的医生。他说，门不严是因为木头走形。就蹲下去，一下下刨门边，地上很快生出几朵雪白细腻的刨花。又在门框上钻眼儿，准备加根插棍。木头很硬，他手握一把袖珍小钻，脑袋歪向门框，一圈圈钻起来。全身都在用力，力气一波波传到手上，很费劲，钻一会，细密的汗水就从额头渗



颐江帆影 李昊天 摄

◆小说世情

北京2038,上班

江 波

“天气晴到多云，气温十一度，相对湿度百分之五十四，空气质量优。”

随着柔和的语音播报，眼前的半透明玻璃板上，一个和我的脑袋一般大小的表情符浮现出来，它嘴角上翘，显现完美的微笑弧线。

小艾上线了。
我正好把刷牙器塞进了嘴里，于是一边感受着牙刷上传来的震动，一边伸手在那笑脸上摁了一下。

笑脸褪去，一条条行程跳了出来，我扫了一眼。原本轻松的表情瞬间凝固了。

九点钟居然还有个会！
现在已经八点点了！
我一口把刷牙器吐了出来。

“九点有会，怎么没有提早告诉我？”
“您要求回避关小思参加的会，尽量不要打扰您。”小艾不紧不慢，似乎对于我的迟到毫不在意。

“但这是王总的会。”
“关小思也有参加。”
“好吧！”我没好气地下达了指令，“现在我要迟到了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您并不会迟到，路线已经规划好，通勤车会准时在楼下等您。”

“通勤车到公司至少要一个小时。”我胡乱地抹了几把脸，匆忙走出卫生间。小艾往常做事滴水不漏，今天怎么会出这么大差错？也许它的语言理解模块需要升级，一句气话居然被他理解成了逻辑真实。我一边飞快地思考，一边开始套衣服。

“您需要订购一份至尊套餐吗？粗粮鸡蛋饼配甜面酱佐餐，加上一杯新鲜橙汁，您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在车上享用。”
我喜欢鸡蛋饼，一听到这提议，也没多想，“那就帮我下单。”

“早餐已经放在车里。”

这家伙是有预谋的！但这不正是智能助理存在的价值吗？

说话间，我已经穿好衣裤，连穿衣镜也来不及照，就匆匆推门而出。

“您的通勤车级别是最优级，您将在三十分钟内抵达公司。”

我一愣，“怎么会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分级系统试运行，总部需要收集数据来对此进行判断。”

我有些疑惑。交通分级是关小思提出的一个策划案，通过对交通优先级的划分，最大化交通效率。这是个荒谬的做法，因为对整个体系来说，某些节点的高优先只会降低整体的效率。这事也是导致我和关小思关系冷淡的原因。

然而我没有时间继续向小艾置疑，王总的会定在九点，只剩下五十五分钟，如果真能半个小时赶到，那就谢天谢地了。

小艾预约了一辆宽敞的办公车，比亚迪E3000，车内的办公桌早已摆上了一份丰盛的早餐。

热乎乎的鸡蛋饼配着香甜的酱料打开了我的全部味蕾，两口下肚，只让人感到生活多么美好。

只要在九点之前赶到办公室，那就真的很好美好。

窗外，各种车辆川流不息，井然有序。我很快发现了异常——所有的车都在给我让路，它们纷纷闪到一边，给我的车让出通路来。
“小艾！”
“在。”

“这些车怎么都在给我让路？这就是你说的最优级？”

“这是唯一能让您赶上会议的方案。”
“所有人都主动给我让路？”
“这是系统调配，您为此要付出两千元

的优先服务费。”

“你没告诉我。”

“您许可过两千元以下的费用无须再经过您的授权。”

我一时语塞。的确如此，一般的生活费用我都是直接交给小艾打理的。但这优先服务费……这不正是关小思的方案吗？

“您是否要求中止服务？这样可以退还一千三百元，但是您只能在九点十分赶到公司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我憋着一肚子火。小艾显然在捣鬼，等事情过去了，一定要和它算账。

车子以八十公里每小时的匀速跑过了北三环。到了A大厦前，不等车子停稳，我迫不及待地跨出车门，冲向大门。

出门。我连忙给他拿毛巾，不用，只用手抹把脑门。

插棍安好，原来龇牙咧嘴的门服服帖帖镶在框上。我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，要请他吃饭。老人清清楚楚说了几个字——那不可能。说完，一溜烟走了。

白杨树下，一辆沧桑的二八大杠立在墙根，像沉默的老伙计。他用的大部分木头都是它驮回来的，他骑车去几十里外公园捡死树枯木，蚂蚁搬家似的一根两根往回驮。

他对树木如数家珍，随口一说，就能轻而易举举出许多名字，就像叫出自己孩子的名字。红松、白松、水曲柳儿、楸子、黄菠萝、榆树、色木……榆树又分山榆、家榆。色木的色，被他说成“sai”，三声。这个名字我费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。

他说，年轻时下过乡，种地、铡草、打铁啥活都干过，还进山打猎。兔子只要在雪地留下脚印就没跑。他会下套，一套就准……说这话时，他脸上现出兴奋而骄傲的神气，眼里放着光。我好像跟着他一步跨进飞鸟不惊的山林。

孩子高中毕业以后，闲暇时，偶尔我还去那个曾经租住的小区走走看看。几次走到白杨树下，却再也未见老人。在无人问津的墙角，只有那堆荒凉的木头还在。

又是一年枣儿甜

徐 兰

晨跑结束，太阳已经炙烤大地，我恨不能一下就踏入树木环绕的村庄。村庄的第二家，有一棵很小的枣树，但枣儿却不少，主人是一个老奶奶，常慈眉善目地对我笑，一来二去便熟悉了，她家的枣儿熟了，便叫我吃，还说随便摘，随便吃。那枣儿吃到嘴，瞬间满口生津，从嗓子到胃，都滋润得服服帖帖，刺眼的夏日，此刻也变得温情了。

吃着枣儿，我就自然想到那件很久远的往事。

那时我七八岁，夏天，妈妈带着我去姥姥家住几天，姥姥家是几间黑漆漆的老土屋，闷热，晚上就用大板凳在外面搭床睡。门口有棵大枣树，那时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打枣子。我和几个表弟表妹拉着被单的四个角，小舅拿着长竹竿往枣树上使劲地打，枣子噼里啪啦落在被单上，也打在我们身上、头上，我们兴奋地大笑大叫。最后的成果是丰硕的，我们用衣服或者毛巾包着枣子，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床铺上大快朵颐。开始坐着吃，累了，就躺着吃，天上的星星真多，枣儿真大真甜。妈妈和姥姥闲聊时还不忘给我扇扇子赶蚊子，吃着吃着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后来，姥姥去世了，妈妈再也没带我去姥姥家过夏天了，大概是没有妈妈的娘家也不是娘家了。如今，妈妈也离开我30多年了，我也远嫁他乡。但是，那璀璨的星光，那甜润的枣儿，那浓浓的母女情却刻在我的脑海深处，终生难忘。

前阵子，和朋友傍晚散步时发现有家枣树特别大，满树挂着绿宝石一般的枣子，压弯了枝头。有个老爷子坐在树边，我上前打招呼：“老爷子，你家枣树结得枣子不少呀，甜不甜呀？”

老爷子说：“甜，不过还没熟，现在吃浪费了。”

朋友忙笑嘻嘻说：“那我们过段时间再来吃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，你们随便吃，八月份来就行了。”老爷子和颜悦色地说。

我们忙道了谢，这下好了，等八月份枣子熟了，我们摘几个吃就不算偷了。

今天吃了老奶奶家小枣树上的枣子都那么甜，老爷子家那么大枣树上的枣子想必会更大更甜。于是我就拐了个弯，往前走了100多米。

刚到那家门口，就见女主人拿着拖把出来往门口池塘走，女人40来岁的样子，微胖，白白的，大概是老爷子的儿媳。我笑着说：“你家的枣子熟了吧？”

她似乎认识我一样，说：“熟了，你去摘，低的没有什么了，高的地方才有。”她的口气是真诚的。

我不好意思张口就说要摘人家枣子，毕竟上次是他家老爷子应允的，她可没答应，我便给自己找了个借口，说：“我就拍几张照片。”

我拍了几张照片，上面确实有很多枣子，很大，很多，我够不到，在树叶缝里细细找，找到个把小枣子，确实比刚才老奶奶家的枣子水分多，还甜，老爷子确实没有说谎。

这时，女人早把拖把放到一边，拿来一个不太长的竹竿，说：“要用竹竿打才好。”

我赶忙道谢，然后就见枣子零零星星掉下来，捡到十来个枣子，我说：“够了，够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”

那女人反倒歉意地说：“我不会打，我老公会打，都是他打的。”我说：“就是个吃个好玩，这么大热的天还劳烦你真过意不去。”我把枣子揣进裤兜，再次向她道谢，转身准备离开时，她说：“我家有昨天我老公打的，给你装点。”

她跑进屋，拿出个编织筐，说：“我一时找不到袋子，就用你的防晒衣兜着吧！”她一股脑把筐子里的枣子全倒给了我，似乎是她欠我枣子还没还完一样，她太可爱了。提着沉甸甸的枣子，我感觉人情如此美妙。

姥姥，母亲，慈眉善目的老奶奶，和颜悦色的老爷子，还有这个美丽大方的年轻女人，他(她)们实在、热情、善良、淳朴，他(她)们是中国最浓重最深情的底色，更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最清澈的中国风。

